



# 魔窟奇人传

MOKU QI REN ZHUAN

耿家强 著

# 魔窟奇人传

耿家强 著

安徽读物出版社

---

**魔窟奇人传**

耿家强 著

责任编辑 李家玉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牛栏山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787×1092毫米1/32 4 印张 87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书号：ISBN7-5048-0339-1/I·48 定价：1.00元

---

## 目 录

---

楔 子	1
一 红棉酒家血案	5
二 圣玛利医院历险	9
三 何去何从	18
四 董必武的得意门生	23
五 钻研经济找出路	26
六 出关抗日屡碰壁	30
七 俐娜和她的一家	33
八 日本留学三年	38
九 上当受骗入魔窟	46
十 魔王戴笠的统治	52
十一 不敢怒亦不敢言	58
十二 武汉的“抗日”假戏	65
十三 控制了军统的财权	72
十四 注意！新加坡——珍珠港	76
十五 戴笠重用的少将	79
十六 中国第一个大型经济研究所	87
十七 又闯一关	91
十八 逃之夭夭	98
十九 心系中华	110
二十 “我爱我的祖国”	116

---

## 楔 子

十三次京沪特快列车在徐州一靠站，一对老年夫妇就上了车。那位老者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国民党起义将领，姓邓，名葆光，别号全一，现调往上海市政协。

这位统战人物有一段传奇式的历史，笔者曾在一九八三年的一个熏风初起的夏日，前往他曾居住的徐州煤机厂宿舍，采访过他。

沿着一条曲折的小道，笔者来到了一座洁净素雅、小巧玲珑、俏丽可爱的黄楼前，我不禁心潮滚滚：这位邓老，解放前曾是我国第一个大型经济研究机构——东方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又曾是中国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总部掌握经济大权的少将级副主任，他是一位徘徊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特殊人物——他少年时代，曾是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陈潭秋得意门生；青年时代却又跟随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多年。他为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立过汗马功劳，却又执行着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潘汉年等人的若干

指令。他是国民党军统总部少将、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美英德日等国要人有着频繁的往来。他曾与一位德国女士有过一段悲欢离合的恋史——我想，这传奇式的历史，这传奇式的人物，会是怎样的一副形象呢？

我蓦地又想起这位邓老热爱祖国、关心社会主义祖国四化建设之心。因他三个儿子均在徐州煤机厂工作过，他本人亦以徐州煤机厂职工“家属”之身份在徐州煤城居住二十三年，故特别关心徐州地区和徐州煤矿。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全会上，他专门提出了《如何建设徐海地区经济案》、《煤矿就地炼焦发电、减少运输压力、提高经济效率案》，受到了国家计委和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和重视……

我疾步上了楼，来到一扇米黄色的门前，轻轻敲了三下，门开了：只见办公桌前坐着一位老者，哦，你看他书写多么艰难！别人是一手展纸，一手提笔，而他是两只手一齐抱着一支特殊的、长杆的圆珠笔在颤抖中“刻”字——“迅速发展新疆长绒棉生产，把大西北建成高级棉产区和新的棉纺基地案”——我明白了，这就是邓老！

邓老放下笔，热情地伸出手来。握着他的手，我发现他手腕上有道深深的伤痕。这也许就是他不能一手提笔书写的缘故吧？我望了他一眼，忽然大吃一惊：他面庞瘦削、白皙清雅、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可是，在他那脸颊上、嘴巴上、两鬓上，横一

道、竖一道刻上了好几道深深的刀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说话十分吃力，从他断断续续的言谈中，我明白了，这是军统特务给他留下的，继而我又了解到，这刀痕引起了许多曲折的故事……





## 一 红棉酒家血案

金风送爽，玉露迎秋。这是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星期天，时钟正指向早晨八点。在香港本岛北海岸边湾仔的告士打道上，阳光已洒下了金黄璀璨的色彩。但这里，前前后后却是寂静无声，人影稀少——因为这些习惯于夜生活、半夜两三点钟才缓缓踏入梦乡的香港居民们，此刻还在酣然入睡，他们往往是上午十点钟才正式上班的。只有那些卖早点的、做小生意的、拉车送货的“臭苦力”和下等人，才在此时，紧缩着身子，顶着晨风，紧靠着道旁关着门户的商店和住家的高大墙壁，冷冷清清、孤苦伶仃地匆匆而过。

忽然，“吱呀——”一声，第228号那所豪华的寓所大门打开了，从门内缓缓走出一位年约四十二、三岁的中年人。他身材瘦削，结实干练，衣着朴素，一身便装自然合体。

现在他步履轻捷地踏上了洁静的告士打道，对着蓝色的平静的大海凝视了片刻，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甜蜜的空气，又轻松地舒展了一下胳膊，便

跳跃地沿着大道往西南行进了。

此刻，他的妻儿尚未起身，他只身出门是由于他有晨练的习惯。每天清晨，他都在这个时刻，沿着告士打道南行，穿过轩尼斯道西去，前往黄河大道去找杨氏太极拳的鼻祖杨露禅的曾孙杨守中老师，一起研究、练习太极拳。可是，这几天，昔日的“朋友们”屡屡登门“拜访”，使他频添了几股心事，满腹烦恼，千头万绪，不知如何是好——唉，去他的，他们能奈我何？我行我素，还是找杨守中老师共练拳术要紧！想起太极拳，他便陡然振作起来，因为这太极拳是我们中华民族首创的健身防身之术。我民族现在不但要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以求经济自强，还需锻炼强健体格，方能屹立于强国之林哩！是的，我应该写一部研究太极拳的书。

他在轩尼斯道上的一个之字路口停住了脚步。眼前是一座粉刷一新的四层楼房，大扇的玻璃窗户映着艳丽的阳光，眩目耀眼，门楣上横着的“红棉酒家”四个正楷红字，在翠兰的底色的衬映下，鲜艳夺目，上面又列一行英文大字“KAPOK WINE SHOP”<sup>\*</sup>。啊，这是咱们中国的领土，却又是英国人管辖的地区！中华民族受列强欺侮的历史够长的了，可是——

忽然，他感到有样东西从左上方朝自己的头部袭来，他猛一转脸，一把雪亮的菜刀已经砍到了左太

\* KAPOK, 木棉, 即“红棉”。

阳穴上，他一偏身子，右太阳穴又挨了一刀！他正想抵挡，头顶又被人砍了两刀。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就在他倒下的一瞬间，他的后背挨了两刀，右手臂挨了两刀。他倒在血泊之中了，凶手还不肯轻饶他，给他的头顶“补”了一刀。

九刀，九刀！这罪恶的九刀啊，是八个歹徒组成的一个联合行动小组干的。

“走！”为首的歹徒一声令下，八个罪犯仓惶逃窜，只留下鲜血淋漓躺在“红棉酒家”门前的他，在萧瑟的秋风中，纹丝不动。

过了好大一会，“嚯嚯”的警笛声方才响起——英国巡捕们匆匆赶来了。

但是，在这群巡捕的眼前，只有一个倒在鲜红血泊中的血人！不但歹徒们杳无踪迹，连那些过路的行人也避而远之、逃之夭夭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在香港已司空见惯，并不能打动好奇者的心，更何况此情此景，谁愿多事？

一个巡捕翻动了一下受害者的身体，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张白纸黑字的名片：

**中国漆业公司经理**

**香港宝丰行经理**

**邓景行**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228号**

**电话 27923**

巡捕头头一挥手：“马上送医院抢救，并通知他的家属。”

邓景行何许人也？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邓葆光先生。

## 二 圣玛利医院历险

一辆标着红十字的白色急救车，把受害者送进了香港第一流的医院——圣玛利医院。在这以金钱划分等级的社会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经理”，是应当享受这种待遇的。

邓葆光的夫人俐娜女士来到了圣玛利医院。她是德意志民族和中华民族友谊的结晶，她中等身材，肤色乳白，头发微黄，眉清目秀，大而亮的眼睛又有点凹陷，继承了德国父亲和中国母亲的种种优点。她在人生坎坷之路上，已辗转了三十六个春秋，经验颇为丰富。但是，她看到丈夫的整个脸部和头部，右手臂和半个身子都被惨白的纱布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却也心惊肉跳了。

“大夫，情况怎么样？”俐娜压抑住内心的恐慌问。

接待的是一位姓王的外科主治医师，他从那白色的大口罩后边，发出了冷淡而无情的回答：“你丈夫的生命很危险，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太太！”

“大夫，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请您全

力抢救。您知道我，我的丈夫——”俐娜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两滴豆大的泪珠，从那深陷的眼窝中滚落了下来。

“抢救伤病者是医生的天职，”王医生例行公事般地机械地回答，“但是，太太，您要明白两点，一，对您的丈夫需要无限制地输血；二，倒底需要多少钱，我无从知道。”

“大夫，您放心，”俐娜以不容任何人怀疑的口吻说，“要血有血，要钱有钱！”

这宏大的气派把医师镇住了。于是，抢救开始了！

邓葆光被害案件轰动了香港。1950年9月12日，案件发生的当天，香港《星岛晚报》就在头条刊出了这条消息。9月13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相继用大字作标题，报导了这个案件。

接着，美国纽约的《华侨报》又登出了这条新闻。

中国的上海，当时是《亦报》发的消息。

发电讯、发消息、发评论，香港、纽约、上海，人们议论纷纷：究竟谁是凶手？

然而，这是绝密，绝密！这绝对的秘密，新闻界人士的嗅觉再灵也是打听不到的，因为它牵涉到一个严密的特务组织……

十天后，邓葆光才苏醒了过来。他的第一个感

觉是：咦，我的鼻子里怎么插了一个管子了？怎么这样别扭呢？太叫人难受了！他晃了晃脑袋，想甩掉它。

“醒了，葆光！”这是妻子那惊喜、激动、甜蜜、温柔的声音，“别动，这是给你灌流汁用的鼻饲管！”

邓葆光睁开了眼睛，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桌椅，这是一个白色的世界！啊，我在医院！哦，想起来了，自己刚才被人砍了好几刀，刚才，刚才，他不知道这“刚才”有多久，他只知道现在，妻子已经来到眼前！他感到一阵温暖，一阵激动，一种死里逃生的侥幸之感化作千言万语，一下子涌上了他的喉头，他多么感激妻子，他要说，——可是，他不能说话了！因为他的头和脸已被人砍了六刀，许多根神经已被切断，嘴，张不开；舌头，也不灵了！可怜的邓葆光哟，只能微弱地“呜呜”几声！痛苦的邓葆光，晶莹的泪水涌出了眼眶！怎么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呢？啊，啊，有了，还有一只完好的左手，于是，他伸出了左手。

“葆光，不要着急，过一段时期你就能讲话的。”幸好俐娜懂得点医道，她并未惊慌失措，反而沉着地抓住丈夫的左手，温和地安慰着，又用她那散发着芬芳香气的手帕，擦去了丈夫眼角的泪水。

邓葆光呆呆地凝视着贤惠的妻子，紧紧地抓着妻子那柔软的小手，动了动嘴唇。他在心中呼喊

着：“俐娜，亲爱的俐娜！”

“葆光，”俐娜在丈夫的耳边柔声说道：“你不要心急，我知道，你是想了解一下被害的经过，是吧？”

邓葆光点了点头。

“案件，警方正在侦查。我估计是‘那边’干的，到底是谁，现在无从说起。”俐娜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望了望丈夫，又说，“我先讲讲在这里抢救的情况吧。”

输血，输血！王医师的第一个抢救措施就是输血，因为维持生命机器正常运转的首要标志，就是血液的正常循环。

要血有血！俐娜顶风冒雨，东奔西走，寻亲访友，到处求援，终于搞来了3500CC鲜血和3000CC人造血浆。她恭恭敬敬地双手捧给王医师，愣了一会，却提出了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要求：

“医生，请把我的丈夫安排到三等病房中去吧。”

王医生鄙夷地瞅了俐娜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心中说道：“这个穷鬼！她财源枯竭了。什么‘要钱有钱’，原来是吹牛！”

俐娜明白王医师的意思，但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温柔地笑笑，算是回答。她心里却暗暗地嘲笑王医师：别盛气凌人，你知道什么！三等病房是五十人一间的大病房，人多眼多，比较保险。而这些一二等的高级病房，每室只一两个人，坏人容易行刺啊！我哪里是稀罕几个钱？我是怕再出危险！



可是，这么一来，却又惹了麻烦了！

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6500CC鲜红的血液在邓葆光的身体中发挥了作用，心脏的跳动趋于正常了，俐娜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了第三天，邓葆光的伤情又恶化了：他的头肿得象大冬瓜一个样，全身发烧，神志不清，又进入了昏迷状态！

俐娜慌了，焦急地去找护士，护士不理；她又去找主任医生，主任医生也不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俐娜一打听，噢，因为现在邓葆光住的是三等病房，三等病房就是没有专门医师，也没有专门护士的！即非“专门”，不去也无妨——原来如此，这不是视伤病员于不顾吗？不行！得告他们去！

俐娜闯进了院长办公室，“院长先生，贵院的医护人员对三等病房为什么不肯过问？我们是‘正当公民’，我的丈夫是在你们管理的土地上被杀害的，你们居然毫不关心，毫不负责，这是失职！”

这几句话虽然平常，但是在香港讲，却有一定的份量——原来，在香港，已取得合法居住证长期居住的人们才叫“正当公民”，大英帝国把这类人看作是“自己”的臣民，比那些匆匆过客和仅仅取得临时居住证的人，待遇要优厚得多，考虑到堂堂圣玛利医院的声誉，院长随俐娜来到了三等病房，他亲自指示医护人员，千方百计抢救邓葆光！

紧张的抢救工作这才重新开始。